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聲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

臣張溥

主事

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

臣雷琳

膳錄監生

臣汪麟

欽定四庫全書

秋聲集卷五

宋 衛宗武 撰

序

柳月澗吟秋後藁序

二俊既往寥寥千載斯文絕響雖以聲詩著名者亦所罕聞振之揚之厥有人焉老友月澗吟集行於江湖前編固已雋永人口所刊後藁視昔愈勝雖不無時花美女之艷而自有高山流水之雅約而五六言一二韻亦

造精深吾鄉之士能以聲韻之文鳴於時者也竊嘗涉
獵前輩緒論參以臆見詩之盛莫如唐而詩之工者亦
莫如唐李杜以天授之才閎中肆外窮幽極渺浩博為
洪源巨流雄秀為崇崖疊嶽天矯為龍驤鳳躍變幻莫
測固非後學可到其他善吟者或以平澹或以豪逸或
婉麗而清圓或醞藉而閒雅以至尚寒苦務奇怪凡負
尺寸之能擅一偏之美靡不揚英於時流芳於後前輩
之說曰不强所短而握焉不棄所長而畫焉故各得以

名其家豈不信然學詩而至於唐其庶幾乎然能言之
士皓首鑽研而不能企而及之或至於失邯鄲之步而
近似者蓋寡月澗其善學者歟今以篇章參校互攷非
但得其筋骨而精神風采具有之矣殆若優孟叔敖之
莫能別而無里婦效顰之羞伯諧仲諧之不可辯而無
侍婢恨小之愧雖置之唐人集中不謂之唐可乎雖然
學唐而至於唐希之是矣進進不已則豈止襲唐諸人
之迹安知不優入風雅而機雲又豈足伯仲哉月澗起

予以吟什顧無以酬遂書此以貽之且勉之云

錢竹深吟藁序

竹深錢君襲素侯之基緒而能自拔于綺襦紈袴間刻意文墨雖閨闈左右牙籤華度書史錯陳他好澹如也惟植竹于庭日吟哦其間始傳示所作班班然唐矣及閱已刻之編亦多倣唐幾于象龍而可駭葉公畫虎而能下馮婦于車者也嘗熟味而細評之其氣蕭瑟其色碧鮮其容嫋媚聲琮琤如鳴泉濟濟如君子昂昂如丈

夫壹猶竹然每怪其庭竹無幾而扁名以深似未稱其實者讀其詩而后知非謂其竹之深乃吟之得于竹者深耳今錢君釋逢掖而被袈裟棄丘園而入林谷所見所接何莫非竹則入于宵次奚啻渭川之富使肆諸外而融于筆端其精到絕俗又詎可量哉雖然后山序參寥之集其末云貫休齊己以軼羣之氣高世之志而為石霜之徒終其身此豈徒用意于詩而以工拙為病也竹深亦既僧矣僧而勵僧之業則章句抑其末爾昔有

因擊竹悟禪而作祖者當無遜焉能如是則所得于此
君者益不淺矣不然輕舍儒而從釋寧不貽此君寂寂
之笑錢君遺予吟集若有為焉爰書此以答其意

劉葯莊詩集序

余自毗陵投紱賦歸垂三十載江湖之士鮮有跡其設
羅之門者越之葯莊劉君不鄙遇我委名于閤人者再
躡屐出迎銜袖有贄嘯焉莫當既一再賡以酬其別兼
旬飛緘挾吟編而來將以取正焉吾自揆非能吟者抑

豈他有意歟古之人絺章繪句以擅名于當世後之作
者為之序非故交則門人又否則誦其詩味其辭敬慕
油然于中而發揚讚美蔚然于外不能自己者也今則
不然凡遣興于風雲月露寄情于草木華實有片言隻
字之長則必屬諸人侈大張皇以求聞于時而其人望
實足以軒輊人物則亦不敢不徇其情苟矯世拂情則
咸謂雅量不弘不足為時人表厲流風靡靡循襲者衆
約莊則異于是然雖不言顧獨能免俗乎會稽嚴壑之

秀甲于東浙曩嘗登小蓬萊探禹穴泛賀湖知山水之
勝鍾為人物晉宋以來文英輩出不暇遠引近世如放
翁陸疏寮高諸人瑰辭瑋句流光簡冊而芳風游塵猶
能熏染後進故今之以詩名者錚錚葢莊其一歟竊窺
所作古體勝五言五言勝七言縱未能方駕前修亦幾
近之儻步驟古作益加刻厲則追蹤于許渾賈島可以
及鮑謝殆無難者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正何待借辭于
人以增其芬芳長其光價哉予田塾陳人姓名不耀而

欲以瑣瑣之辭題拂而縑藉焉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
名聞不揚交友過也其可愬然于交義乎敬為之書

陸象翁候鳴吟編序

士之能以文藝名世者由夫立志之專而學務其本蓋
志不立則悠悠於歲月之流汨汨於事物之逐而何藝
之能成學不知所本則擇焉而不精博而寡要又安能
遠追古作而超軼時輩哉詩之為藝約文成章韞精微
於隻字之間寄玄遠於片言之表漱滌萬物雕刻衆形

墨士騷人代所不乏而語其至妙則曹劉顏謝有未造其極者古人謂詩未易言豈不信然鄉友陸象翁文盟巨擘也一日酒邊相與譏評文字爰及吟編求益於予予豈能詩哉姑應之曰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此後山詩也作之不已自到聖處未逾時見之酬唱則為龍山之孟嘉矣未逾年玩其題則非吳下之阿蒙矣乃今袖出巨編至于三四其間芬芳翹楚秀句層出使予若季咸之見壺子不覺辟易欲走矣如賦梅花等作補亡

拾遺撫今既昔有前修所不能及者吁何其敏而富且
工邪察其所以則自其志於詩也孜孜切切凡物象事
為之所感觸憂憤懽虞之所陶寫唱酬題品之所發以
至飛潛鳴躍天條華實假之以程形取象而試其巧課
其能者吻之吟呻手之推敲心腹腎腸之掐觸靡有一
日之停一刻之怠特其念慮無鴻鵠之將至而猶承蜩
者之惟蜩翼是知則夫成功之敏豈不由立志之專與
是則然矣苟志之徒立而學不足以傳其成則淺陋鄙

俗亦奚足觀蓋其嗜學也有素淹貫於經史博綜於羣籍至虞初稗官等書亦無不閱閱必強記弗遺而所專攻則在於三百五篇嘗以是策雋詞闡而魁擢鄉選矣其於六義固所熟講而美之所以為刺怨之所以為親思而不貳樂而不荒又皆洞究而得其蘊奧舉而措之章句何有文公謂三百篇詩之根本學知務其本矣吐辭成文則柯葉暢遂英華敷舒自不容掩其思之湧則若泉浚其滔滔汨汨來不可禦人患其少已厭其多故

不自知其為之之易至於千有餘篇之富雖不求其工
自不得不工也有本者如是歟雖然詩道難窮學法無
止儻於是而遂畫則為象翁今日之詩已爾魏晉以後
之詩已爾日新又新功深力到又將薄風雅而集大成
此予尤欲其不自為足而加勉焉若編之表以候鳴則
何其自貶之過將為候禽之鳴春乎抑為候蟲之鳴秋
乎二者不出林薄草壤之外皆鳴之瑣瑣者也象翁志
高學茂才識過人而年未邁使與時偶豈不能以其聲

詩被于絃歌合于韶武薦之郊廟以鳴治朝文獻之盛
顧為斯鳴乎以是自況蓋嗟時之未遇耳時乎宜終于
不遇哉嘗既吾鄉自二陸以來文聲之鏗錡者無幾象
翁其苗裔歟華亭鶴唳復振清響不徒為名宗有人喜
且為鄉邦有人喜屬予為序與吟章並傳抑所喜者爰
筆其說於篇首

張石山戲筆序

靈而為人苟非方寸如死灰四大如木偶不能無所好

輪扁之斲由基之射宜僚之丸蘭子之劍莫非好而為之者皆戲也方其好之也則為物所戲久之而心與手應手與物忘出奇入神左右逢原而物反為我所戲矣然人之一技一能由戲而入者有矣未有以戲而成之者也故孟氏云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斯言信哉士之於文何以異此詩者有聲之文也石山張君以雄辭傑作馳騁場屋而斂其鋒鏑於吟咏集以成編名以戲筆夫以宇宙間事事物物牢籠於曾次

頓挫於毫端以之簸弄娛悅撫訶嘲笑美刺抑揚一惟
吾意可謂善於為戲者矣然觀長篇短什若靄靄春雲
之多態迢迢秋水之無涯皆匪率然之作是果戲筆能
之乎竊意石山於其始也豈能免推敲之勞煅煉之工
而為詩所用習之熟之於是弦鳴鴈落刃往牛解而橫
斜顛倒詩為石山所用矣得不謂之遊戲三昧乎則目
之以戲筆宜也雖然詩可易言哉石山能因其所已至
益充其未至不以戲豫之心乘之則功深力到超然遠

詣而顏謝郊島不足方駕昂昂立李杜之壇矣夫子曰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予於歎詠贊美之餘復為石
山勉

葉堃渡筆義序

夫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所志者何道與
義也士不可一日而忘道義未仕則思得時行志以究
道義之用既仕而致與時違卷而藏之則亦思以攄道
義之蘊故達則推其義而施於政窮則陳其義而託諸

辭均所以發揮乎道也古先諸儒傳經著史凡皆以此
宜惟其然上下歷代行事考其本末覈其是非得失邪
正誠偽而折之以理亦足以正人心而輔世教則其於
道豈曰小補斯筆義之所由作歟即其成藁觀之閎深
博洽辭達理融或因前輩已言演其未盡之旨尤有所
發明而燦然不見其同或自立意見率前輩之所未及
而卓然不苟于為異有考訂有援據有辨駁非特泛為
之說槩與大事記相類如謂義帝惠帝之當立紀孔子

世家之考述未詳李子一讓而四端具偉論也若此者
未易殫舉豈區區末學謏聞之所能至哉噫此堊渡晚
年筆也方其發策決科舒翹官路將大展素抱著于施
用吾黨亦僉期之而推挫困抑卒不獲信其志業乃大
奮勵于篇章當留滯他邦也寄予以散辭韻語迥異尋
常固已目眩神竦心口相語謂唐人夔州之吟潮陽以
後文也及歸而馳騁吟哢日進日新又數年出示此編
則霜降水涸刊落浮夸而歸于典要矣此書儻先十載

而出則或猶不能免微聞達媒進取之疑惟見于十載
之後則純乎為道義耳使壯歲而飛騰光顯主組車馬
陳于前鐘鼎金玉以為奉固可以遂耳目心腹之欲而
所得能幾今已滅沒無餘而筆義有不暇為逮夫彈冠
念絕阨窮已甚而胷中之書愈多識愈明業愈勵而筆
義迄于成以鉅諸梓當與前修簡策流芳絢彩垂于無
窮以此較彼相去何啻逕庭夫子昭示隱居之訓且繼
以未見其人蓋謂為士當爾而慨人之未必能爾也埜

渡其無忝聖言則亦無負所學矣太上立德其次立言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言能配義與道雖未至于立德亦
有德之言夫子與為友至皓首獨弗克以膚寸之能表
見于時於德言尤所慊孔門疾沒世而名不稱者愧楚
渡豈不多乎爰書其編以寓歎羨之意楚渡名汝舟字
濟川姓葉氏楚渡其號也

謝東莊詩集序

東莊豈江左名相之裔歟挾萬八千丈山之秀偉以詩

頡頏江湖間頃於酬唱窺豹一斑矣今出其平昔所作
編刻成集者示予若有所屬意焉觀鉅公勝流題拂參
錯累數十紙何假乎氏名昧昧者之贅辭然請之勤勤
辭惡得已東莊之吟刻畫風景藻繪事物與人無異而
坐上孟嘉又有不盡同者不暇章舉而句述要是以厥
考篇章冠之帙首故諸公無不更贊而迭美因慨夫士
之負寸長以求聞達于時者知所以顯其身而莫知有
以顯其親能使其身之名傳而莫能使其親之名並傳

皆非真知有親也東莊不沒其父之美而昭揭其所比興于前仰喬俯梓將使俱垂名於不朽是真知有親者矣則其鉤章棘句之外又豈不大異于人乎昔黃太史饒亞父二詠于星子灣跋曰先君平生刻意于詩欲由己所能以揚親之能蓋合此意而近代詞人指周六周七輩能登第而不能收拾父詩為不滿則安得不於東莊三歎

谷泉上人詩集序

谷泉上人以詩鳴於邑而懷珠韞玉良賈若虛雖初發其秘而其聲遂訇磕乎江湖間予於賡酬之次窺其韻異而未覩大全及閱篇帙之富如入崇愷之室而珍玩陸離奪目駭心者錯出諦觀熟復長什短章明潔而敷舒清深而間雅淵然其光悠然其韻若次山中雜吟暗香十詠等作一一皆有理趣而唐體尤為逼真蓋師之究極梵典敷教奧義以法筵龍象之緒餘而娛戲推敲又能獵吾儒書傳之英華以發揮之宜乎不求工於辭

而辭之工自不能不造乎理也辭而根理雖微風雲飛動之奇時花美女之艷而太羹元酒自有真味否則雕鏤締繪誇多競巧斯焉取斯故序長吉之集者千態萬狀曲盡形容而猶欲其稍加以理以寓不滿之意明道目顏謝徐庾輩為流連光景而陶不及焉其亦以陶之作冲淡而理勝不可同日而語夫谷泉禪觀泓澄至理融徹談笑咳唾取之逢原使功力深到章句之妙當入聖處聰殊不足班也竊慨吾鄉之學詩而能者無幾能

之而名聞于時者又無幾僧而有能詩聲如谷泉戒行如谷泉者尤無幾於是書其編末以志喜云

秋巖上人詩集序

上人穎然為叢林之秀於研精宗旨冥心觀想之暇而獨嗜吟僧之工于吟者蕃于唐而演迤于宋師其為燕本越淡乎琴聰密殊乎鉤章棘句浩已成集雖春容之篇淋漓之筆未及徧閱而五言七字嘗鼎一臠句意清圓而疏越駸駸迫近前輩亦今益益之疊洗也觀古人

評詩率皆引類取譬以狀其情思體製氣象故有以流
風回雪落花飛草為喻者矣有以水之遙遙春之盎盎
為喻者矣而近世文士品歷代名世之作自幽燕老將
三河少年以下莫不各有其目蓋不如是則無以覈其
精微究其功力所到師之以秋巖名豈亦以篇章之旨
類乎是而以之自況歟抑將於是乎求合而期進于是
歟夫山之為巖也四時競爽而惟秋尤勝金行既肅草
枯木落林薈叢鬱鬱若雉若獮而奇姿英質始披揭呈露

或玲瓏而瓌奇或突兀而雄傑斷劒植壁飛梁洞室神
剗鬼劃千態萬狀不斧不鑿而有自然之巧拂濯以高
風零露映帶以明霞霽日而飛湍流泉喬寮怪木又為
之點綴潤色神秀濬發使目遇者懷抱冰雪煩滯盡滌
吟而至此亦庶乎其可矣未至焉則當勉之已至焉則
當衍而充之及夫造微入妙超詣乎冲澹之境沉乎太
虛之不可控搏杳乎真空之不可擬議斯集乎詩之大
成而非區區事物可得而名言矣必如是後謂之能詩

上人此編將以耀今而垂後也當屬諸名筆以發揮其辭藻僕豈能言之士哉然命之言欲無言得乎於是以師之所自名者為之說書于卷首

趙帥幹在莒吟集序

文以氣為主詩亦然詩者所以發越情思而播於聲歌者也是氣也不抑則不張不激則不揚惟夫顛頓困阻沈阨鬱積而其中所存英華果銳不與以俱靡則奮而為辭琦瑋卓絕復出尋俗而足以傳遠屈之騷宋之九

辨荀卿子之成相俛詩賈太傅之弔湘賦鵬皆是物也
故少陵之間關轉徙而蜀中之詠益工老坡之擯斥寥
落而海外之篇愈偉其他未易枚舉莫不以是得之譬
之水平波緩流溶溶洩洩未見其奇也洪源巨川風撓
石擊洄滴震蕩而水之奇斯見詩猶是也黃巖帥僉趙
君某予懿親也舒翹帥幕聲稱藉甚恨未之識比與葉
親箇軒不遠數舍下訪一接謦欬已目其小異及得其
所集吟章諦觀熟玩輸寫其流落患難無聊之情而怡

然有恬愉閒雅之度如書懷紀夢寄友等篇莫不理趣
幽遠其味悠然以長幾迫古作非習中有書者不能為
亦非淺之為章句者所能到也所謂未榮前景恨不及
見今此諸什自敘謂無忘在莒蓋大篇短章一出於歷
變履險困心衡慮之餘其視先賢之英華果銳不泯于
中而形著于外者同出一轍宜其辭之不求異人自有
以異夫人也前輩謂詩必窮而後工又謂窮苦之辭易
好其信然歟雖然郊之寒島之瘦惟其以窮阨終故僅

以此名世君方妙年而筆端英邁已若此其進其止殊未易量而晦光室通斯文亦豈久于湮鬱者他日以典麗宏雅之作瑞乎時郊焉廟焉而被之金石絲竹編之有太常紀之有太史上與猗那清廟下與漢唐歌頌等作傳于無窮斯無負于吟則今日無忘在茗之集豈止為郊島窮苦之辭而已乎歎尚不足喜箇軒東牀之有人遂書其說于編而歸之噫箇軒逝矣使先一二年冰玉聯輝而來踐盟鷗聽鶴之約僕得奉以周旋酒邊話

次評論古今人事之升降離合騷人逸士之優劣醇龐
東訪海若縱一葦以觀四極之浩渺望曾城九重縹緲
何所問文治之盛雅頌之興日洗其積年滯思豈不快
哉而逝者不可作矣予亦耄矣而倦游徒重為之慨嘆
云

陳南齋詩序

南齋嗜吟曩於陳玉峯唱酬之次窺豹一斑別既久一
日過予出所裒撫吟藁若有意焉者竊謂士別三日便

當刮目矧數朞之遠是必有以異于疇昔留之玩閱幾
徧猶夫庶羞錯陳而寸鬻之珍可以適口羣葩間造而
孤芳之妍可以悅目古人盖有以一聯一詠而名于世
者辭之警拔豈病其小如或不工多奚以為南齋台人
也台山萬八千丈之峻拔雄秀鍾于氣稟遊於吳而觀
諸海茫洋澎湃不知幾千萬里日月風雲之吞吐鼉鼉
蛟龍之出沒珠宮貝闕之變銜有無盡攬而得之眉睫
融之胷次當肆而為長吟巨篇卓犖宏偉如李杜歐蘇

等作豈但瑣瑣局縮于賈島許渾聲律儷偶之句而已
乎果能擴而充之進其所未進不止於其所止則大書
深刻豈不足以追古耀今而垂後雖無假人之序可也
僕老矣筆墨陳腐姓名不章又安能闡揚佳什然可恕
乎其忘言哉儻因吾言而加益焉將見精辭妙語層見
疊出浩然若決江河而莫禦尤異夫今日所觀者矣歸
是編也爰書此以為南齋勉

李黃山乙藁序

吾友李黃山儒林之秀文場之雄斂進取之辭藻歸於吟詠而一章一句俱非草草之作步驟古先橫驅遠騫而直欲追及之非才之良學之洽不能也前輩評詩之難謂一絕尤于五言五言尤于七韻蓋以其字約而理融句精而趣遠有長吟累辭所不能到者是則然矣鋪張發揚開闔旋折思窮氣竭蓬蓬焉而起汨汨焉而流滂滂焉而族振厲激越敷餘汪洋布濩浩瀚出奇用正變銜錯陳以成春容之篇顧不難歟故予嘗謂短章猶

深林孤芳遙岑寸碧固為奇觀而意匠之纖巧者率能
之大篇若萬花競春千巖挺秀要非才學膚淺者所可
為然昔之能詩者蓄矣多莫得全美何哉尺短寸長要
不容強齊耳黃山乙藁長言居多而歌行辭引古詩之
流壹倣前代作者體裁氣象往往逼真蓋其博學強記
而才思又足以發之故為辭疏達而幽深宏肆而醞藉
古體理勝近體語新而古樂府尤工何異貫纍纍之珠
屑霏霏之玉昔人之所難全可兼而有之矣非有三千

首五千卷融貫宵次而溢出焉能至是哉詩祖于李陵
其後如白如賀如商隱輩出而盛于唐流芳接響盖有
所自獨我宋善吟之士譜牒鮮有同者非無也名不燄
燄耳朱文公謂國家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歐蘇南豐擅
名當代而於楚賦未數數然為是不滿今黃山復能模
寫唐人而切似之雖未即方駕前古其殆庶幾使勵之
而愈至研之而益精又奚止繼宗英之華躅而豈不足
補盛朝文典之闕歟蔡中郎有曰吾為碑銘多矣惟於

郭有道無愧色予序此編亦云

林丹岳吟編序

古之能賦者譏評古今嘲弄風月刻畫事物以之抒逸
思暢幽憤紀勝事贊太平或以典麗或以閒雅或醞藉
而精深或俊邁而清美苟負所長皆足以蜚英于時流
芳于後而不可無學無學則淺陋鄙俗而詩不足言矣
尤不可不善用所學不善用之其失均也畏友丹岳自
冷泉一絕雋永人口而詩聲震撼南北是特囊穎之露

耳及得金藁而玩繹之如入積玉之圃而瓌奇錯出眩目洞心律五言七言追唐擬古近選而長篇有三峽倒流萬馬奔軼之勢合衆美而兼擅之偉作也蓋其于經子傳記歷代詩文以至九流百家稗官楚史靡不誦閱腹之所貯手之所集殆成筭而充棟矣肆而成章皆英華膏馥之所流溢而尤善于用故自不得不喜也使淺學者見之孰不駭汗辟易豈江湖能賦之士可跂而望其後塵哉昔蘇黃以博極緒餘游戲章句天運神化變

街莫測多後世名儒注釋所不及知者此藁亦何遜焉
詩者文之流也丹岳既以健筆雄辭頡頏時英而預計
偕矣韻語又奚足浼然嘗論坡翁有和陶篇槩亦相類
而卒不如優孟之學叔敖何也靖節違世特立遊神義
黃蓋將與造物為徒故以其澹然無營之趣為悠然自
得之語幽邃玄遠自詣其極而非用力所到猶庖丁之
技進于道矣詩云乎哉坡之高風邁俗雖不減陶而抱
其宏偉尚欲有所施用未能忘情軒冕茲其擬之而不

盡同歟今丹岳功名之累已掃除復能刊落所學而潛心于道則陶可班矣予既歎美其已至又將見其進于是焉遂書其說于編

代士友敘餞行詩序

為人子之樂莫大於有位以顯親為人親之樂莫大於有子而從仕蓋有位則得祿以為養一甘旨之雋永焉一絲縷之衣被焉皆君賜也以君賜而為親奉亦既侈矣然猶未也有惠利以及其民有聲聞以大其官使國

人起敬起愛起譽以其歸美于己者遷美于父曰有是子由有是父也靡不贊誦而尊慕焉則其親寧不碩大光榮而為子之樂當何如有子而從之以仕宜直服用飲食嗜欲游觀燕笑之適以屬厭其耳目口體而已乎奉法施令有以宜夫人則曰職舉矣宣風展義有以善夫俗則曰教修矣信吾兒之能了官事矣由其行于一州者知其可推而行于一道達于朝廷布于天下而德善功烈之著見殆未易量則豈不惟子之是擇是予而

為親之樂又何如人世之樂固多矣孰有加于此樂者
哉郡掾某膺時妙年紀綱一州來惠此土而能以政得
民可使乃翁之尊顯省郎某載駕綵軒遠從宦遊而能
於政觀業以覩厥嗣之聞達咸有契予之所云仰喬俯
梓樂其所樂歡欣交通意氣熙洽考甫書再而省郎翻
然賦歸問之乃曰吾猶有親在焉白雲之思浩不容遏
是歸也為慈闈之奉而且循故轍入省署以彌綸庶務
導宣利澤焉又將致其身之榮者為母榮致其心之悅

者為母悅則是樂又惡可涯淡乎固宜郡掾挽之而莫
留而亦欣然贊之歸養祖酌之次周旋酬酢吾見其融
融洩洩而無分攜悽黯之色是由情遂而意得也陽春
熙熙芳景菲菲花柳送迎揚鞭載馳時維其宜先期差
穀建旆將北冠帶之倫繽繽紛紛交餞于途而歌誦之
以大篇長吟者其來如雲其束如輪猗歟盛哉溢前之
聞咸勉予屬辭以敘其事顧豈得辭爰援筆而述之以
文

為吟友序餞行詩

錢塘吟社光價遠揚幾使江浙傾動其間筆力雄邁可
相頡頏者指不屢屈湛困其一也以南北列屏江湖襟
帶猶未足以供吟料尤欲取之平川大陸縱一葦以窮
勝槩暢幽情乃歷鴛湖至鶴鄉將問盟海上之鷗爰及
吾門灑落醞藉一見令傾家釀謂前無此客就出囊錦
既艷而雅眩目駭心謂前無此作其來也騷人墨士遺
以篇什卷纍纍其如困其返也亦然自非有以動人悟

物其能使之歆羨贊美悅服不索而獲如是夫斯遊也
異夫人之遊矣昔昌黎為唐人祖餞詩序當代之膺大
任都顯次位望勲庸表表者居多白君韞抱才美視唐
人奚遜而切切然僅以風雅鳴君其不遇時耶抑時之
不遇君耶白君守儒也不肯枉道以徇俗榮祿又何足
浼然則時乎時乎豈遂已乎遽屈必伸龍蟄始奮當不
止以詩名世而已也余既以五言志既見之喜無以藉
其歸輒不自揆敘勝餞將送之作以寄其拳拳云

記

重修義塾建夫子祠堂記

九峯義塾建于咸淳乙丑初扁以書院屬郡邑書院悉隸于朝調第進士者為之長竊稽往古合二十五家子弟教于閭之左右謂之塾遂以塾名不敢僭也塾故有宣聖祠祠因人之廬而立規制卑隘歲久且敝顧不足以聳聽觀歷悠遠是究是圖乃堂乃構易新去故視昔崇敬翼以兩廡表以重門畚土以益外墉疊石以廣前

堤而夫子之宮墻始肅創開講之所於左架游息之軒
於後上樓下宇齋閨庖室壞者修傾者起缺者補增築
垣墻為丈二十有八而羸甃蓋塗堅其舊者加倍而師
生之廬舍始完是役之舉以至元癸未季夏告成于甲
申仲秋棟梁榱桷方圓曲直之材由尺以至尋丈皆自
己給范金合土鳩工募傭之費糜楮幣九百八十餘兩
皆自己捐義廩助米為石五十有奇幣餘四百始塾之
創博諏上庠名彥延以為師懿範相承芳躅相繼邑之

羣子弟于于而集冠者執經而問難成童佔畢而吟誦
朔望有講說春秋有課試且歲合邑之明經能賦之後
彥校其優劣第其高下而旌別以禮於是各精所肄多
為成材一時之盛蓋彬彬矣比數年來師模雖設而戶
屨無幾流俗之論率諉于時嗟夫道固有時而汙隆學
豈視時而作輟道不可一日而去身則人不可一日而
廢學學者淹貫乎詩書服習乎禮義砥礪乎節行而發
揮以辭章業儒儒矣希賢賢矣及夫德進言揚出應時

需則推所學以開泰治昌斯文使吾道功用振古耀今
惠天下以及方來此所以為士而士之所以為學也苟
不知自修而選舉以孝廉則矯孝廉以應之以文辭則
競文辭以應之以行義則飾行義以應之是不過趨時
好以徼利達士非其士而學非其學矣熟字既新遂遠
致前釋褐權院徐君唐佐正臯比之席以嚴師道仍近
取文行俱粹之士輔之以淑小學俾入塾者不徒務多
文博識而明夫修己治人先之以入孝出弟而至於窮

理盡性異時達則建光明盛大之業以輩前修窮則究廣大精微之旨以繼絕學千古盛名高山仰止九峯屹然賴以壯觀則斯塾為不徒建矣是以敝而必葺而予不敢嗇費也或謂學乃祀先聖先師今塾亦然得無瀆乎曰非瀆也報也本儒道之所從出猶耕先穡桑先蠶也古帝王之道興治而闡化而夫子以道輔治而立教化行于當代而教垂于無窮雖家有其祠可也有若云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孟子亦曰自生民以

來未有孔子豈溢美哉然則塾雖小惡得而不祀是塾也嶰峯先生既紀其創始本末于前愚不自揆敢書其營繕歲月于後作而興之尤有望于後之司是塾者

修建宣妙院記

松江本華亭故邑今為郡由杭而下逾十舍平疇沃埜無丘垤介焉至邑之西北突如其峙為山九惟佗山宏袤旋折為諸山甲而西南一峯尤雄偉豐博予六世祖宣義公亮藏焉橫枕坎岡左挿右抱前旁列而相向中

聯拱而相直其下有丘如印之銜清漣縈回如輦之曳
地理家見謂擅風水之勝宣義仲弟泗郡博士附寔右
隴形勢槩相若高祖仲達仕崇寧迄禮部正卿四季嗣
膚敏建炎終禮部卿貳詎非其驗歟冢故有庵治平改
元請院額為宣妙循是土宇增拓壞必植敝必新皆先
文昌及諸族相繼給施有興無墜及寶祐開慶主僧更
禪不常且非其人棟橈楹拔前傾後壓幾及湮廢宗武
時自毗陵假守歸易置住持正懌繼以允慈首急修繕

捐費易材補新葺舊廢者復完初闢庵為院規制隘陋猶庵也於是架樓以懸追蠡築室以廣方丈其始也鑿山夷險改創法堂更新正殿承以前軒其次也益土拓基展修兩廡建山門繚以外墉又其次也廊先有西方殿像皆裝塑致自汴京嘉定初寺丞位先伯祖母某氏撤新而增衰之旁列四寮以居懺僧咸淳甲戌遂于東南復建懺堂十有二楹為僧徒講誦之所以至兩殿之間像設供具靡不嚴飾由經始以來二紀治平迄至元

乙酉歲二百三十有奇而院乃宏深崇偉粗易舊觀雖
費鉅用浩率出已有而允慈殫智畢力助以鉢腩之餘
故迄于成伯祖母元捨田二百餘石贍僧以修永期人
亡事寢田反其嗣爰諭以理復割其田之一遂益以新
置鄰比田十石改為歲建日懺費不足則計而補焉前
後撥捨田二百餘畝而為租若干步角升龠具載碑陰
並為歲修懺會之費工役方殷租入權以濟用歲懺不
克常舉由今建會歲舉可也老夫髦矣主是院者能循

而行則懺會可不闕修間以徇土木之急墳院以時必
葺無適無莫也噫依憑教法洗滌根塵惡所宜去也苟
徒事空言猶醉者之止酒而違戒則去惡乎何有見作
良因未作福果善固宜為也苟先務媒利猶賈者之蓄
貨以取贏則為善奚是云凡予為是修廢起墜而不遺
餘力者非求消不善而規為善之報也慨念祖功宗德
不能使後裔常盛而佛刹可依像教而至久此會不替
此宇常存則庶克壽墓域于悠遠職此故爾然有形皆

敝無法不空律以釋典則為如是事作如是思皆妄也
雖然使吾此誠感而遂通必有陰相之道而子子孫孫
善推此誠繼繼無已則自有不敝不空者存謹毋以為
妄而勉之哉院徑之右有栢挺然脩榦繁柯龍蛇鳳舉
相傳謂雍熙至今三百年矣壯歲嘗賦七言併刻諸石
後之視今加封植焉

玉宸道院原一堂記

道一而已沖漠無朕兆于泰初形生氣化散于羣有聖

人因之以建人極垂世範贊兩儀之化而成其能遂萬物之宜以致其利根于命謂之性衆性出焉乃立教以順導之而歸于正動于欲繫乎情衆慝萌焉乃立政以嚴防之而杜其非古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莫能易也是道也帝王之道也儒道也帝王之世儒之功用光明卓絕而隱于無名木鐸振于夫子而儒名始彰老聃生于周為柱下史夫子自魯駕而問道焉又從而問禮焉謂非儒不可也其著五千言說者訾其尚道德貶政

教與儒不相謀噫是未溯其源耳蓋自惟精惟一之傳
既遠上之道化微下之情偽熾違行而取仁先利而後
義禮至于慝樂至于淫風靡瀾倒愈變愈下聃也思欲
得古聖人功化密融于無聲無臭之中使夫人丕變于
不識不知之際反其太樸之天以還邃古之風遂為是
憤世矯俗之論而不覺其激也孔子不云乎禮樂則吾
從先進其亦救弊之辭歟今觀其言養生修身去聲色
賤貨利戒窮黷貴慈讓與儒不殊而所謂得一以貞即

貞夫一也無為而無不為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我
無欲而民自樸即意誠心正而天下平也安有異旨哉
故魯論軻書斥隱怪距楊墨而無片辭非詆老氏至于
雲昉有搥提絕滅之譏及昌黎河洛諸儒目為異端與
釋並言其故何哉良由學仙者盡諉其說于老氏末流
之弊雜以方伎詭譎幻怪而宗主吾道乃不得不隱同
斥異明有所尊理勢然也然其論道窮元造微未易探
索而近不遺家國細不棄民物漢之君相法之成一代

之治是詎可以仙術槩之哉是以朱文公嘉與之謂文
帝曹參得其皮膚伊川指谷神一篇最佳涑水註道德
論而后山亦據古說謂關老之書本于六經微言至論
要不可泯惜乎其辭之憤世矯俗雖少貶于儒而道則
無二也余束髮誦經史暇輒窺其書久有志焉繇毗陵
歸以先廬為考妣祠而于中祠老子猶欲然以地臨闌
闌不足徠寄玄棲白之士歷紀且半乃卜余山西隅倚
高臨清鼎建靖宇為楹逾百殿以奉天之主宰焉閣以

奉三清得氣之先者焉祠以奉祖考上至曾高存報本
反始之敬焉為堂一納老氏之流混而處為室四迎儒
士之侶列而居堂之左右為複宇以位主副閣之東南
為聯屋以肄職掌首之崇閣翼之邊廊貫之中廡殿以
明軒周旋有地燕息有所廩儲庖湍澡溷有舍壇墀垣
墉靡不具體經始以己卯之秋落成于癸未之夏閣之
下宏深軒敞建齋藏事率于此集扁以原一取道原于
一之義使知道者擴而通之繇少思寡欲見素抱樸以

至歸根復命儒猶是也自懲忿窒慾閑邪存誠以至盡性至命老亦猶是也夫如是則此心混然太極與道為一而齊人我忘得喪等生死於晝夜能事畢矣奚必上曾城造縣圃如先儒所云下視人間猶甕盎而後為高哉苟徒校是非辨同異紛紛與物相刃相靡借拘儒之說惟世欲之徇而以肖天地之形同草木而腐則寧不負此生邪予負有生者也因記歲月爰筆其說勒諸珉為學道勉所割原田給院之衆為租四百七十餘畝而

羸經費繕修咸在焉鄉保畝步詳載副碑為吾後者續
廣可也雖至困乏謹毋覲斗斛尺寸之取又繫之以為
子子孫孫戒

墓誌銘

塔銘附

府判中奉洪公墓誌銘

公諱應辰字用和本居浮光之固始亦鄴之派也曾大
父真大父臯父杞贈中奉大夫母楊氏贈令人鼻祖來
自淮刻勤攻苦積銖累寸以有其家而能裒羸振乏煦

寒飢饑不吝捐費聞者謂洪氏其興乎中奉克廣先業
門閭始大長子應元兩請漕舉幼子應午繇勲戚入官
需次警職俱先逝公次子也方成童與羣從序立道周
善風鑒者過焉曰此佳兒也他日必昌而家公挺質秀
異在師不煩通百篇義與兄俱以儒業著名人號二難
初中鄉貢亞榜慨不足以發身成志乃遊京津頡頏多
士之場課試每占高選既而襲兄故步與薦漕闡越歲
邑令楊公瑾以禮羅致之邑庠前廡令每款謁先聖病

宮庭齋宇之相附屬非所以崇廟貌肅羣瞻將革而新之公建議昭合遂易故基創正殿立講堂各闢門廡規制視昔宏麗度材闢地靡不輸勞以至更造器物以飾禮容帥先捐田以裨學廩逮今利賴丙午復預計偕庚戌策奉常第初調鹽官簿淮閬剡辟勾稽虹縣秩滿升辟帥準舒翹幕府硯發穎露見者刮目攝教泗水崇德程藝以陶成士器衆論翕歸當路文章舉關陞者再舉籍者五不曰有用之學有用之才則曰器識凝遠志節

清修後村劉中書以講學精深持身修潔舉備顧問名達推重往往若此製邑新城政尚平易不務嚴刻再書考最休譽藹騰富陽寨卒羣捕米商鬪死者累十縣宰以嫌辭避改委隣邑弗能決公至喟然曰運米徼利者貧民也挾禁攘利者捕卒也旅店販夫何預焉遂直其寃全活者衆歸途過門相率迎于道泣曰非賢令君吾屬無遺類矣羅拜而去繼辟淮西機幕旋升滌貳閫檄覈浚築申牘明直隨以責歸未幾奉祠仙都增闢城南

故廬自號鶴隱日與里社文友壺觴吟詠謂不作彈冠
想久之時宰以舊幕客俾倅會稽命下喜語人曰小蓬
萊昔恨雲氣之隔今為岸幘司馬登嘯其間以撫晉賢
遺跡亦吏隱也幡然而就關決兩載奉公不撓備殫賢
勞倦游賦歸而時事異矣公乃杜門蟄跡謝絕人事惟
繙繹古書訓勵子弟時過丙舍樓幽潛深盤泊林壑以
自娛適家事一付其子時閱內典有得嘗作偈云雲兮
為身月兮為心寓言曰隱時至即行人多傳誦以為達

觀康強至老飲啗不衰疾之日無甚苦名子若孫戒以
謹儉持已悠然而逝公明允謹厚孝于親悌且友交里
閉朋儕謙而敬家庭唯諾閨門雍穆郁如也不苟取予
不妄施而人有急難鄉有義舉則捐資恐後莫不誦其
賢以詩書為政不求赫赫名而令修訟平民懷吏畏莫
不稱其能歷所居官永蘄一心去如始至為鄉土寄外
事不預吏汙無染而莫不服其廉惟祖之邁種者厚故
及公之身而得名得位至膺邑國之封由身之善積者

加厚故備嚮用幾者願而以考終前作後襲機應氣隨
天人感孚之理固如是夫予同丘里仕前而年後公俛
而交久相親悅方歎老成之無復見府掾孤以日迫請
誌其墓辭之再且力一夕公見之夢辭氣如生盛服致
恭若有謁者至旦而其孤已及門矣爰次其出處之槩
而為之銘公生于慶元丁巳歿于至元癸未五月二十
六日壽八十有七積官至中奉大夫華亭縣開國男初
娶錢繼張氏並贈令人子三多福前承信郎江東運準

娶趙氏並先亡文虎前迪功郎安吉州民掾娶孫氏文龍前登仕郎娶錢今潘氏公之弟縣尉無後以嗣焉二子俱以賞延補官孫男五清之鼎孫頤孫隨孫豫孫女孫六長適衛文昌曾孫應寅餘幼姪孫女越娘議蓋貳卿之曾孫熾皆同里也嗣子卜甲申二月六日之吉奉公柩合葬于本縣集賢鄉六寶山之原銘曰

秀而文予以成名儉而德豈惟潤屋昔菑而種今溉以壅爾昌爾熾匪天是私嗚呼曷不慙遺兮老成六寶鬱

鬱兮將以利後人

路分訓武潘公墓誌銘

公諱得剛字知柔以可區齋幼敏悟業儒不效俛從右
選以少傅趙公師貢戚屬奏補副尉初調江陰利城鎮
酒稅歷仕至東南正將權浙西路分積官訓武郎曾大
父日益祖伯涓俱抱隱德考仁進贈從義郎母康氏贈
孺人稽之世譜鼻祖避石趙亂繇鄭之滎陽縣徙華亭
鎮鎮為邑邑為今松江府閱載千有奇而支派之演迤

未艾曾高以前名跡莫攷至從義而族始著繼以路分
恪承先緒克昌厥家而資業已蕃閑閤以高公明朗渾
厚智識過人與世酬酢合時措之宜臨事審當然之則
持己謙接物和犯而不校有古長者風儉素自勵其樂
素樸而無歌舞妖冶之好珍異華靡之飾睦宗善鄰誼
所當予不啻屬方倣擾鉅費錯出他姓往往均于嫻族
閭里公槩取之家靡不陰蒙惠利雖紆紫束金未能免
俗而恥奔競軒冕之志泊如常語人曰身猶寄耳况外

物乎達官鉅人耳熟賢譽如浙漕饒公虎臣郎曹梅公
杞節度謝公奕昌剡薦者未易殫舉篤于訓子延致名
儒謂非冀其媒進取徼利達俾識前言往行不踰禮義
之閑而已尚釋老精廬真館宏建嚴飾而奉西方之教
尤篤謂非以是規福報慕其齊物我超生死耳即其宅
心著論而驗諸行事視鄉之豪右殆出乎類者也故能
年躋耆艾福備嚮用詵詵四世藹藹一門感應一機之
影響歟終之日若預知無大患若命子婦及孫于前戒

之以節用而好德先一日為偈語有云明月同歸死生
無絆次朝喃喃佛號澡身偏臥怡然以逝蓋亦善積理
融至死不怵匪徒崇異教之驗也公生于庚申臘月晦
前二日屬續于癸未季商上澣二日壽八十有三公之
儷夏氏首以資政林公略姻黨封孺人復以特恩封安
人先逝一紀子彥和前成忠郎襟度夷豁禮賢樂善人
多稱之亦先公卒孺人張氏守志孫良知前保義郎初
娶姜繼李邱趙今儲氏女孫四長適前從事郎司理參

軍蓋克次適前登仕郎洪文龍餘俱幼曾孫男二長國
先前登仕郎娶蓋糾掾女為室次太孫曾女孫三悉童
穉成忠曩需次湖汶鎮居城東別業重交義相親敬逾
常儔且獲與保義服衰執祖喪哀疚若失所天從治命
將以甲申元正十一日庚申奉公柩躬拾餘燼附窆于
祖塋之域貽書請銘弗獲辭銘曰

曹遙遙歷千禩邑無是門我我自公始甲子里匪簪紱
以為貴匪金玉以為美德及人儉持己身所接綿四世

富而壽多受社沒吾寧視若蛻後其昌孫克繼

慧辯圓明悟悅大師塔銘

普照宏麗雄特甲雲間諸刹僧之戶分區錯處其間而
秀偉不凡者人固不乏如師悟悅蓋近世之間見者也
悟悅師佛智大師處巖巖四世而上修證大師可賢賢
之師智覺大師義聰俱為緇林翹楚傳衣嗣法二門獨
盛師質清氣和敏慧得于天分髻鬣禮佛智祝髮為教
不煩克自勤勵該洽內典喜能好修後進規為表則扶

傾起墜舉寺藉為隆棟焉初智覺以賢首教名于時行業未易遽數至佛智復鏗鏗有聲著縱奪章論權實經教製模象圖釋宗因喻三十三過及倒懸解答律宗三十七問等作以顯奧旨以警羣迷遂分座杭之宗先旋住持越廣福吳報恩繼被勅專席于上都慧因遠方學子翕至駢集鼎新藏殿有廢必舉逝之日目既瞑復起語人曰如來金相示現吾前宜務進修已而反真聞者竦異悟悅親承密契已究海印圓宗續遊諸方參知識

問難辯議所得洪深猶日課誦華嚴潛心覃思索精致
微而洞徹玄蘊人有勉其論著者則曰師言盡矣可無
遜乎修證于寺之西北隅建九品懺院以處佛徒之寅
夕禮誦修觀行者棟宇像設肅潔峻整淳祐戊申以勅
額扁梵修而規制尚病于隘師紀綱院事嚴飭有加供
膳必謹葷葷不敢入門閤水藥自持涓塵無染遂儲積
租羨益以鉢盂買院隣民居廓之創立方丈三十餘楹
堂室渠渠崇深宏偉中廡翼翼庭碩軒敞秀石清池修

叢竒植森列映帶灑然為幽棲之勝庖湑廩厠壹皆充
闢續得臨流之地屋焉而梵宇始廣而備師于所業所
事可謂重規疊矩而無忝前人矣素嗜儒書博涉經史
疊疊形于談辯而挿架殊夥尤于比興重加之意一吟
一咏幽深玄遠有昔人所不能到者燕本越淡乎琴聰
蜜殊乎幾無得以名之且工書法引筆行墨殆將逼真
歐虞而突過懷永時娛閒于徽絃寄逸于枰楸而運軫
發機俱造其奧以至考古博物有來必名人多服其精

鑒焉清致雅上濯濯乎凡植之梧竹顒顒乎衆羽之鷄
鴻也豈非釋流之所罕聞而僅有歟繇是勝踐名儔騷
人墨士喜與之交而克上承下遜不諂不狎昔之貴宦
今之元侯每造其室至于忘去而一語不及其私然處
紛攘而無侮無拂者侯崇敬之力也咸淳間柄國者有
聞諭意邀致不得已一再往問所欲纖芥不以請惟薦
進名衲以弘宗教叢林偉之繼而出畀省符俾世襲梵
修以壽其傳亦非由謁而獲其與世接而能自立也如

此方未拓地也于院之北甃石為岸累磚為衢徑四十
餘丈以便行者其後復欲于西改創津梁築堤相直以
通南北之途度材儲具將舉而弗果遂用其志于及人
及物抑有可尚者焉晚年悟諸有之本空融三觀于一
致剋意可樂之學使功深力到則滿載月明之詩豈專
美昔之上人而遽以壽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悲夫師
諱知贖字致道悟悅其自稱族姓錢邑里雲間初賜號
慧辯加紫衣以前朝應禱之沛恩也續賜號圓明以僧

統敬悅名行而頌慈命也生于嘉定己卯歸寂于至元
戊寅夏五得年五十有九臘四十八孫希白嗣師領院
克繩祖武動無違事且與枉濟涉以成先志莫不美其
善繼曾玄弘範德馨猶習讀閣維之次齒舌堅瑩不泯
于燼或謂平素語不安之驗視嵩明教其殆庶幾希白
函灰礱石將以至元庚辰月之朔易日之甲申窆于祖
塔之右來請銘予自假守歸與師交契幾二年談議賡
酬聽琴玩奕情好篤密詢遁之交不啻也其亡哭之慟

復以詩文寫其悲惡得而遜遂為之銘曰

雅而文秀而實寒露清氷和風愛日于祖于師光明熙
緝矚哢飛走妙墨精筆雖游于藝不流于物晚攝諸妄
頓悅禪寂退焉若藏淵然以息維塔巖巖鼎分其一繼
繼承承休垂罔極

欽定四庫全書

秋聲集卷六

宋 衛宗武 撰

雜著

味書齋說

氣之為秋也澄空無翳一碧萬里寥乎汰然猶端人神
士曼出乎風塵之表而莫喻其清而遠山之為崖也巖
巖倚天斷壁千尺魁乎傑然猶偉人端士獨立乎儔類
之上而莫名其秀而奇劉君翔甫居十錦之鄉環屋皆

山嶺嶢嶢劍拔圭削而其中洞豁涵灝灝無涯之境
于是合而名之以秋崖而復以自名即目之所覽契心
之所會表裏一致則為清遠為奇秀可知已惟其所存
若此故一無他好而惟書是耽于其藏修之所扁以味
書則夫朝吟暮誦手披目玩易之為廣大幽深詩之為
溫純敦厚百篇之雅奧二記之損益六典之事賅制備
四書之義精理融春秋之所以謹嚴三傳之所以富而
艷裁而辯清而婉研精覃思濟嘯涵泳若太羹玄酒淡

乎自有正味以至諸子百家之純疵歷代信史之得失
屈宋以來操觚弄翰之辭之雅正踳駁莫不博考詳究
沈浸醲郁若查梨橘柚之雜然各適其口及夫所得融
暢于中流溢于外敷而為言論為篇章滾滾乎源泉之
來艷艷乎葩花之發浥浥乎膏馥之薰蒸灌注一言一
詠無不自此中出則其胃中之所自得豈止芻豢之悅
我哉其視王公貴人窮珍極異列五鼎費萬錢丈食日
陳乎前不足辱吾之唾笑曾臭腐土苴之不若而吾之

所嗜則饜飫之而愈覺其淵然深悠然長也昔有賦思
游者云大道繇兮味琴書彼其味熊魚之擇所樂不純
固異乎翔甫之所好矣然翔甫將與此書終泯泯于此
崖乎抑將出而有以用其書乎夫山之為崖豈但塊然
賦之形色而已哉蒸為雲濡為雨則可使庶類被潤澤
而至豐美氣之為秋豈但時其代謝而已哉零為露凝
為霜則可使斂華就實而陶萬寶于有成書亦猶是也
善用之而俾儒術之效行飲食日用徧為羣黎之德既

醉既飽人樂太平之時則是書之味沛為一時之膏澤
靡不沾被而所謂清而遠秀而奇者不為徒美無愧乎
秋崖之為名苟用之而違其方以之釣爵位媒軒冕惟
勢利之是徇至便辟側媚以求合而功無以及于世德
無以加于民知吾腹之可饗而不知廉恥之日餒知吾
家之可肥而不知道義之日喪則是書之味不過為一
已之糟粕而向之清而遠秀而奇者為汙濁為凡陋卑
淺而秋崖之美號孤矣豈不有負所學歟嘗有為秋崖

之說者矣而未及乎是也余故得以伸其說而為翔甫勉

書案雲心擬斷憲司獄事藁

記曰刑者例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書曰服念五六日至子旬時丕蔽要囚蓋刑獄非細事也古先垂訓謹之重之雲心帳管佐部使者總臬事於一道論囚定罪至成鉅編而小大以情纖悉無差上下所服重輕適當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諒亦至矣且用法不徒

泥法而綽乎詩書之餘味儒以飾吏固如是夫國有政
刑刑以輔政官有長有屬而屬以輔長也則當平反之
績侔於古人澄清之效播于右瀾民到于今稱之良以
輔之者有其人也兒寬為讞掾以古義決獄而著名狄
梁公以天理斷刑至萬計而無枉當無遜焉展卷不覺
三歎

題畫冊後

畫雖小技而宇宙間事物物皆錯綜於胷次牢籠於

筆端遠可使近大可使小毫芒膚寸可使之廣博崇深
凡雄特秀麗天下之奇觀目所不接足所不及者皆掇
拾於氷紈繭素中前輩謂無聲之詩是也詩畫本一律
必靈秀者後能之故昔之縉紳游於藝多以此名世近
來能士絕少夏大夫珪畫院之應詔者耳而馳聲於時
今觀方尺之楮幻無涯之勝扶桑之出日蜀嶺之挈雲
層波浩淼猶具區彭蠡之廣飛瀑激湍有瞿塘谷簾之
勢與夫柳岸花塢雪境晴林攬之皆若近在几席少陵

所謂咫尺萬里殆不是過亦奇筆也以其游戲之作姑
集為藁云爾使大放所蘊淋漓毫素必又有可觀者矣
使君襲藏此帙每一展玩則天地形色之妙盡得於目
睫機動籟鳴發胷中之靈秀融為有聲之畫則奇偉又
豈止此與流俗之披玩圖冊者異矣

跋讀書圖

世固多術業矣而莫尚乎為士為士莫先乎讀書故善
畫者寓意以著其形能言者屬辭以標其目大要欲其

謹從游防沈酗戒鬪狠而終之以無怠蓋三者皆得以
攻撓吾心蠹蝕吾書者也而非日孜孜則無以成為士
之業觀乎此則此所摹寫豈不足以警荒嬉息忿懣絕
酣飲而振偷惰歟其與區區銜丹青染毫楮以為耳目
情思之玩者有間矣雖然佔畢吟誦寸陰是惜書固不
可斯須廢也然經以載道子史百家以鳴道誦之而不
精其義以明夫道而徒務記覽工詞藝以媒進取則莫
知正心誠意為何事道德性命為何物雖多亦奚以為

當知書貴乎多讀而尤貴乎知所以讀知所以讀則不苟讀而近於道矣不然紙上陳言未必非古人糟粕而斯圖也非有得乎聲音形色之外是亦朽素誤墨耳挾策者其思勉夫

德壽頌為蓋行齋慶希年作

惟夫德人天格以壽壽豈爾私德惟我有百行之首莫大奉親色難忘養翼翼小心時靡有愆彌久彌欽克恭克友於族有睦埴麓迭奏陽呂陰律陶冶一和祥風愛

日廉以從政載于宦途謙以接物藹于里閭熙乎春和
粹然玉如室而斯通剝而不耗莞簟以安室家是保俎
豆莘莘鐘鼓擊考德耀既賢寧馨克肖箕裘有傳琴瑟
偕老齒班洛英曰問曰燾身康以彊有積斯報未積未
滋其報未央匪衰為川匪崇為岡一門之慶諸福之祥
瓜瓞綿綿公侯挺生詩書流澤愈演愈長年高康老三
壽作朋彼蒼祐善昌其有極應復為感循環不忒何以
壽君曰攸好德

贊寄顏

貌臞而形厖氣直而行方我本平平蕩蕩人謂踽踽涼涼德何有兮消流之澗文何有兮寸草之芳匪徒羨游汗漫而過列缺蓋直欲超泰清而窮混茫必飄飄兮出蟻蠓之甕盎肯戀戀兮競鷄鶩之粃糠儻一朝而聞道可千古而不亡

又後贊

絳人甲子年過其一道不加進德不加益晚歲塵垢洗

清頓識本來形色凡物逆至順應此心渾然太極雖處窮途如游化國平生好醜是非總付丹青一筆

次劉錦山和歸去來詞韻以贊其歸

問去來兮問君曷月其還歸林澗久矣積愧猿鶴怨而生悲羌廣受之已邁猶風流之可追慨裴張之嗜寵知止足而則非縱裾瓊而珮玉異芰製而荷衣儻見高而識遠庶吉先於動微甲刃縱縱車馳卒奔雖有金屋不如葦門所可樂者惟吾道存書左圖右土簋窪尊耒抗

志於伊呂姑怡情於孔顏必義路之是遵匪仁宅而莫
安濟道德之永味透名利之上關齊得喪於一致混榮
辱而並觀眎世故之紛綸類風埃之往還方黍離之傷
周幸豐年之歌桓歸去來兮四十載之交遊邈千里之
嵇呂判二仲之羊求悵倚蘭之同臭那諼草之忘憂偉
經濟之大才固聖哲之可疇歸公有袞用汝作舟然顛
頤之失類戒拂經其于丘於滔滔而中砥毋汎汎而乘
流清賀監之一曲悟司空之三休已矣乎懸車告老維

其時名雖足貴毀隨之達官鄙子諒高蹈思安期有負
郭之腴田宜以耘而以耔有排闥之錦嶂可或觴而或
詩亟膏車而秣馬投紱歸來夫奚疑

葉通判哀辭

嗚呼知生死之故兮固莫異夫有夜有晝何芝蕙之可
歎兮而蕭艾之獨茂何樗櫟之易久兮而杞梓之弗壽
惟文昌之有孫兮為吾邦之翹英德之粹不瑕之古壁
兮行之潔無滓之寒氷其氣溫乎可即兮所立卓爾不

羣贊會府而材器穎脫兮理劇邑而盤錯刃迎班振鷺
以高騫兮期翳鳳而上征胡退鷁之斜飛兮脩展驥而
外更既別乘之三駕兮所至騰實而蜚聲非攬轡於一
道兮亦盡戟列而香凝由當路之背公植私惠貪黜廉
兮才者賢者困抑而弗伸使阨窮至病且老兮竟卷藏
其奇蘊修能髮挺挺而欲立兮每為此而不平曩天畀
其際逢兮忝銓闡之同登始霧披而識眉目之異兮條
天合而為肺腑之姻氣臭若金蘭之無異兮契好若魚

水之相親當選海之汨沒兮渺莫測其涯津賴墳簾之
迭和兮義每篤於斷金借春風牙頰以汲引兮飛鶚表
而上騰一至再左推而右輓兮遂與諸彥而并升愧終
無所成名兮罔克補報其涓塵念占籍而雖同貫兮邈
地異而迹分恨履道之弗同坊兮莫親炙而親薰記司
鑰而上省闥兮獲邇典刑叙間闊而悅情話兮釀為之
傾俄如輪而如雲兮世寢殊而事殷各東馳而西駕兮
知孰死而孰生暨征旆之返自鄆兮喜全璧於一門許

拔宅於我館兮舉室為之歡欣奚日征而月邁兮竟弗
踐於此盟水之北有山兮架招隱之樓岑上棟下宇
兮惟竣時之落成邀佚駕以來遊兮共聽鶴唳而猿吟
抱此志而弗克遂兮俄聞疾起於逡巡屬去臘之上故
都兮汲汲乎為人事牽於衆兮其往也不容稽程歲迫
乎除兮其歸也祀典欲循念念乎一問寢食兮卒莫造
夫閑閤豈料賢人之嗟兮果協乎龍蛇之辰遽飄飄其
仙去兮孰能反其冰雪之魄秋水之神吁嗟吾親洵美

仁兮式如玉式如金兮文墨議論不復可覩聞兮焄蒿
悽愴將何所窺尋兮一見之難為不盡吾力兮挹此恨
以終其身百罹之逢顧何有吾生兮恨不相從以反其
真痛德人之千古兮惟長號而淚零莫躬奠於兩楹兮
寫哀悽於斯文

為丹崑寔骨祝文

嗟嗟丹崑士之翹楚學博行修辭藻相副於途之窮晚
乃值遇契好篤密交若平素挽致閭塾冀淑子衿漸之

摩之小大有成甫及暮年遂以疾告醫禱弗靈隨以訃
報金石相期何逝之早玉宸瘞骨垂歿有言生於我館
死何靳焉爰卜左岡維辰之良奠酒一觴以寔以藏用
棲爾神俾後其昌傷哉二孤何恃維母母兮何依爰為
擇偶月有所給以育以鞠誨以塾師庶其成立惟靈鑒
之嘏其有泣

奠常端明文

嗚呼凡圓形於溟滓兮等浮漚於生死前乎名世之既

往後乎方來而未已往者寥寥不可見兮猶逝川之莫
回來者紛紛於目睫兮孰若皓月華星之有煒惟公克
繩其祖武兮考世家則實中興御史之名宗克肆其儒
業兮於先祠而襲吾郡宣公之芳趾舒翹揚英兮乃魁
別省而擢魏科蜚聲騰實兮乃登華途而歷膺仕漢符
方剖而司六察兮信近代之罕聞魏笏有光而揜前賢
兮視先烈而愈偉嗟直道之難行兮志莫伸於權臣曾
幾時而左遷兮夫豈容於易退爰予節而兼兩道兮儼

照臨於福星惟正身而肅百吏兮自澄清於浙水其論
思禁近兮則有異具臣其彌縫省闈兮則無忝宰士擬
昌黎以尹京兆兮乃力辭彈壓之尊出望之而守馮翊
兮莫不謂輔佐之器暨升資殿而次四府之聯將入廟
堂而宅百揆之位何運序兮推移俄陵谷兮易置遂與
世而相違兮倣淵明之閉關至沒齒而絕交兮為漢人
之掃軌公之德兮大圭片玉之不瑕公之行兮寒氷萬
壑之難擬文如行雲流水之閒雅兮不為時花美女之

纖妍政如熙陽瑞露之煦濡兮不為繁霜烈日之嚴厲
內臺外節出藩入從之踐敷凡屢兮田惟洛陽之二頃
居惟河汾之敝廬其高風廉尚之足以障頽瀾而挽薄
俗兮又如此曰壽曰考而又耄兮夢奠楹而若先有知
全名節而以終兮事蓋棺而迄無所愧觀近世之尊崇
顯貴者固繁如先生之光明俊偉者能幾某雖匪聚廬
幸同州里顧以德而以年盍師從而兄事記宦轍之周
流兮遂良覲於泛紅依綠之邦涉歲月其幾何兮慨俯

仰有魚龍鵬鷁之異逮跛蹇之復升兮甫獲綴班於文
鵷喜聲光之密邇兮豈特希榮於附驥藥石之冀其熏
炙兮庶增益其未能輪雲之倏其紛綸兮竟莫酬於素
志聞公兮既脫荆榛喜公兮復還桑梓念杭葦而往兮
擬造請於文堂奈出門苦礙兮卒莫至乎闕里詞牘遣
兮方僕夫之載馳訃書至兮歎哲人之俄逝登門牆之
為日淺兮每惋恨其納交未深慕風節之與人殊兮爰
愛敬之不能自已遠致束芻而寓誠奠奉一觴而親酌兮

哀哉而靈兮鑒止

莫梵修主僧慧辯師文

夫惟天地絪縕二五妙凝鍾氣之秀為人之英超詣卓
絕者固不世有高潔清粹者亦所罕聞猶嘉禾與瑞草
不擇地而挺生嗟我至道擅美釋門雖僧猶士好脩喜
能其長篇短章奇峭婉麗疑摹倣乎燕本越淡其大書
小楷端重雅健似步驟乎智永懷仁若高山流水之趣
融深妙惜無昌黎之筆以寫穎師之琴好尚既雅識鑒

尤精通今博古物來則名又無遜昔人之能辨乎牛鐸
勞薪能使石鼓之鳴無廢不舉無舊不新僧居佛廬絢
爛嶙峋隨世酬酢則周百為而泛應曲當反視収聽則
刊落萬慮悟禪悅而獨究上乘雖未能作祖成佛亦庶
乎出類超羣與師為友幾二十春以道義合以氣臭親
交匪膠而匪漆而相得之味如飲醴泉甘露而自覺其
清醇方在疾也獲屢造乎文室至疾革也痛莫聞永訣
之音乃遺秋江泛月之圖軸後有清吟雅畫蔚然墨妙

而筆精每手披而目注增悲感而淚零惟師之靈雖沒
猶存吾老矣無望乎圓澤之期友人於再世而聞三生
石上之吟或者冀竺師之既逝復反而勉予以精修道
德而升躋神明萬事泡幻夫何足云薦芻必以侑哀希
焄蒿之來歆

